

古今義俠奇觀

民國九年三月再發行
民國九年三月再發行
民國九年三月再發行

(古今義俠奇觀) 全四冊

定價銀二元



編者 適齋主人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桂林梧州九林
東昌廈門那台綏化煙台鄭州安慶桂江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香港

古今義俠奇觀 第四冊

目錄

女盜

白艷紅

蔡大嫂

空空兒

夏氏女盜

西湖女郎

綠林女郎

竊賊

京師竊賊

偷兒作封翁

楊八

賊報恩

一陣風

飛毛腿

賊救窮儒

飛仙

賊誅淫兇

許某

張祥

囚徒

鄒飛虎

祁門縣囚

鐵漢

黑衣人

鄭鐵蛋

懷慶府囚

緇流

古今義俠奇觀 目錄

僧歎韋生

嘉定俠和尚

馬僧

草庵和尚

僧護白某

和尚殺殺人者

天台戇頭陀

錦袍僧

蜀僧

苦力僧

紅髯僧

浙西跛僧

跛足隻眼僧

僧誅刺客

邗江某寺僧

妙慧少時

陸鬍髯

蘭溪瘋僧

冰僧

帶髮僧

僧爲人返信銀

鐵杖僧

國清寺守門僧

羽士

青城二道

角巾道人

虎邱道人

支離叟

乞食道人

尼姑

都下尼

徐州尼

尼戒多殺人

德州尼

長安女道士

高髻尼

神祇

王義娘廟

像靈

雷異

土神洩機

廟祝囈語

神句

不屈成神

周將軍

仙幻

紫笋郎君

劉海石

和生

仙畫

諸大夫廟

鬼魂

泥皂隸

陳麗姝

王琪

雅鬼救嬰

枯骨再世

莊秀才墓

怪物

人變虎

牛魂一

牛魂二

狐婦殉國

避劫狐

崔秀才

小梅

鴉頭

紅玉

穠如

狐憫節婦

狐譏惡婦

狐規老儒子

狐憐孝婢

狐告狀

狐執柯

狐言

狐竊

狐不現色身示人

狐爲人謀官

五龍將軍

龍攫元寶

靈龜

靈蚌

靈蛇

蛇王

蜂王

樹神

飛禽

盧守常鶴

去鴈復來

鴈足傳書

雙雁齊斃

桂林館烏

鴉挽鈴

鴉啄趙大

燕雀擊閹人

燕子箋

燕重逢

禽孝鄉

鶯攪卒巾

鸛負金

鸛訴冤

烈鸛碑

雞撲虎眼

雞啄行脚僧

大花鴨

義鵝塚

黃雀銜環

綠衣使者

秦吉了

走獸

虎救樵

虎養趙城嫗

虎殺不孝

虎爲人報仇

駿馬哀鳴

驢救譚販

義驢

義騾

孝牛觸仇

牛禦盜

牛鬪虎

牛鬪狼

牛殺盜

牛護女主

犬殉主

犬孝母

犬爲過客雪仇

四兒

犬嚙偷盜

犬哺棄兒

犬出瘞嬰

犬控毒婦

犬救主於火災

犬脫人於虎阱

死犬嚙屠戶

犬爲賈客控盜還金

犬破盜窟

犬衛丐屍

犬捉姦

犬赴水救主

半途狙擊犬鳴冤

三發羊癲犬盡義

貓殉主一

貓殉主二

金貓兒

貓急主難

義猴塚

猴忠衛某

猿爲卜三雪冤

古今義俠奇觀 第四冊

女盜

白艷紅

明正德時。錢塘徐文亮橫遭冤屈。書童小福祿進京叩闕。行過北通州飛鳳山。遇山寨女主白艷紅。詢得其情。艷紅義之。願與同往。到京後。艷紅探得朝中直言敢諫者。惟首相范其鸞。又聞正德皇帝將於新正初五日出朝。行郊天大禮。乃將一切情形告知福祿。至除夕日。艷紅潛入范相府內。值范相椒花獻歲。爆竹迎年。正與夫人兒女歡飲。忽一陣風迴。燭光一閃。筵前突現一簡帖。上云郊天禮畢。義僕叩闕。正直相臣。留心察閱。勿使書生含冤。官吏徼倖。范相閱畢。知必有爲。元日。正德郊天畢。將回鑾。果有義僕小福祿叩闕一事。正德大怒。卽派范相至錢塘查辦。范竭力鉤稽。事賴以明。沈寃大白。嗣後福祿卽與艷紅成爲夫婦云。

蔡大嫂

某參軍任台陽經歷。丁艱。挈家內渡時。巨盜蔡牽方橫行海上。遇之。繫其舟。將肆劫掠。忽盜妻亦駛至。所謂蔡大嫂者是也。牽素懼內。遂不敢擅動。大嫂躍登參軍之舟。知爲台郡小官。

素非與盜爲難者。又見其男婦鰥狀。心憐之。參軍有幼子甫離襁褓。眉目姣好。大嫂愛之。舉而加諸膝。撫摩嗅咻。宛如所生。顧謂其母曰。盍以此子畀我。其父母強應之。大嫂察其有難色。又笑言曰。與爾等戲耳。諒爾官家子。肯與我耶。雖然。我與兒有緣。旣不可姑留爲我養子。仍歸爾善撫之。爲取小名。檢篋中明珠一串。皆大如龍眼核。並金錢十枚。親繫兒項而言曰。兒歸好讀書。他日登第。勿忘今日邂逅之情。異日我死後。以麥飯一盂。祭我於狂波巨浪間可乎。參軍夫婦皆泣應之。言罷。依依不能捨。徐命放舟。財物一無所取。且撥大頭目四人。妥爲護送。因是反得平安抵家云。

空空兒

乾隆時。兩江制府黃太保巡邊至鎮江府。舟泊京口。忽失其所掛數珠。大驚。傳地方著令嚴緝。限一月內交出。縣官受命退。卽飭役各處緝訪。了無蹤影。無何限期已迫。追比俱窮。令某焦思無策。乃離署微行。密訪數日。至勾曲山後。遇一韶麗女子。衣絳綃衣。弓鞋窄袖。行絕壁間。採女貞於樹。迅如飛鳥。異之。伺其歸。尾至溪邊。入一洞穴。某亦蹑入。其中大可數畝。而幽折虵旋。迥非人境。穴將盡。有茅屋數間。門外檣籬縈繞。一老婦滌器於竈。見某訝曰。是非某官耶。何以至此。某前揖具道來意。嫗微笑曰。哦。想又是吾女與貴上人作劇耳。此女憨態未

改致貴官惶急如此。自當懲之。但此時不知何往。姑請歸。明日當令送還。貴官於午前至報恩寺塔頂。携取可也。某悚然敬而諾出。疾馳稟太保。太保不勝駭異。次日命副將某率兵往環塔。設弓注矢以待。至日中。衆目睽睽。仰注塔上。忽見一道紅光。譬如飛電。而數珠已挂於頂。一時萬弩齊發。渺然如捕風影焉。於是令健卒梯而登。取珠下。珠上繫書一封。題曰。空空兒手緘。以呈太保拆視。大略言其蒞任以來。挾威以擾士民。挾術以欺君上。挾勢以辱長吏。以誦察縱武弁。以羅織爲腹心。以凌辱稱孤立。濟貪以酷。行詐以權。身荷封疆之任。心懷鬼蜮之謀。一方徧罹荼毒。而紳士無所控。科道不敢糾。故取公此物。聊用示警。若不速圖悔改。仍蹈前愆。卽當取公首級。以爲爲大吏者戒云云。太保讀畢。毛骨悚然。其貪暴從此稍戢焉。

夏氏女盜

荊州盧生。有族兄任狄道州司馬。往依之。而兩月前已擢鎮西太守。囊無資斧。流寓沙尼驛。幸幼習武事。權教拳棒爲活。驛前棗樹兩株。圍可合抱。時當果熟。打棗者日以百計。盧笑曰。裝鉤削槌。毋乃太迂。吾爲若輩計之。袒衣趨左首樹下。抱而撼焉。柔若蓬植。樹上棗簌簌墮地。衆奇之。旁有一髯者笑曰。汝何足奇。亦袒衣趨右首樹下。以兩手對抱。而枝葉殊不少動。盧晒之。髯者曰。汝所習者外功也。僕習內功。此樹一經著手。轉眼憔悴死。盧疑其妄。無何葉

黃枝脫紛紛帶裘而墮。而樹本僵立。宛然千年枯木。盧大駭。拜問髻者姓名。並願受業。髻者曰。孺子亦屬可教。轉詢家世。並問婚未。盧曰。予貧薄。終歲強半依人。未遑授室。髻者曰。僕姓夏。家距此不遠。有拙女未字。與足下可稱良匹。未識肯俯納否。盧曰。一身萍梗。得丈人行覆翼之。固所願也。髻者喜。挈之同歸。裝女出見。於是夕。卽成婚禮。明日謁其內黨。有老嫗跛而杖者。爲女之祖母。蠻襟禿袖。頤而長者。爲女之嫡母。短衣窄袴。足巨如蘿者。爲女之生母。野花堆鬢。而粉黛不施者。則女之寡姊也。盧以女德性柔婉。亦頗安之。居半載。見髻者形蹤詭秘。絕非善類。乘其出游未返。私謂女曰。卿家行事。吾已稔知。但殺人奪貨。終至滅亡。一旦火焚玉石。卿將何以處我。女曰。行止隨君。妾何敢決。盧曰。爲今之計。惟有上稟高堂。與卿同歸鄉里。庶無貽後日之悔。女曰。君姑言之。盧以己意稟諸老嫗。老嫗沉吟久之。曰。岳翁未歸。理宜靜候。但汝既有去志。明日卽當祖餞。盧喜。述諸女。女蹙然曰。吾家制度。與君處不同。所謂祖餞者。由房而室。而堂而門。各持器械以待。能處處奪門而出。方許脫身歸里。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盧大窘。女曰。妾籌之已熟。姊氏短小精悍。然非妾敵手。嫡母近日病臂。亦可勉力支撐。生母力敵萬夫。而妾實爲其所出。不至逼人太甚。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稍一疏虞。頭顱糜爛矣。妾當盡心保護。但未卜天命何如耳。相對皇皇。竟夕不寐。晨起束裝。暗

藏兵器而出。才離圍園。姊氏持斧直前曰。妹丈行矣。請吃此銀刀膽去。女曰。姊休惡作劇。記姊丈去世。寒夜孤衾。替阿姊三年擁背。今日之事。幸爲妹子稍留薄面。姊叱曰。癡婢子。背父而逃。尙敢強顏作說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間鎚抵之。甫三交。姊汗淫氣喘。擲斧而遁。至外室。嫡母迎而笑曰。嬌客遠行。無以奉贈。一枝竹節鞭。權當壓裝。女跪請曰。母向以姊氏喪夫終年悲悼。兒雖異母。亦當爲兒籌之。嫡母怒曰。妖婢多言。先當及汝。舉鞭一掣。而女手中鎚起矣。格鬥移時。嫡母棄鞭罵曰。刻毒母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呵之去。遙望中堂。生母垂涕而俟。女亦含淚出見。曳盧偕跪。生母曰。兒太忍心。竟欲拋娘去耶。兩語後。哽不成聲。盧拉女欲行。女牽衣大泣。生母曰。婦人從夫爲正。吾不汝留。然餞行舊例。不可廢也。就架上取綠沉槍。槍上挑金錢數枚。明珠一挂。故刺入女懷。女隨手接取。砉然解脫。蓋銀樣臘槍頭耳。佯呼曰。兒郎太跋扈。竟逃出夫人城矣。女會其意。曳盧急走。將及門。鐵拐一枝當頭飛下。女極生平伎倆。取雙鎚急架。盧從拐下衝出。奪門而奔。女長跪請罪。老嫗擲拐歎曰。女生外向。今信然矣。速隨郎去。勿作此惺惺假態也。女隨盧歸里。鬻其金珠。小作負販。頗能自給。後髻者事敗見執。一家盡斬於市。惟女之生母。子身遠遁。祝髮於藥草尼菴。年八十而終。有遺書寄女。女偕盧亦至尼菴。見床頭橫禪杖一枝。猶是昔日槍桿也。女與盧皆大

哭。瘞其柩於東山之陽。廬墓三年。然後同返。

西湖女郎

某富家郎。藉父遺產。納粟官浙。數年間。宦囊豐滿。命公子捆載歸。時行旅不寧。萑苻遍地。募勇士護之。途中遇一女。郎。豔麗無匹。謂公子曰。橐中物。盍假我爲濟貧之用。公子始悟彼爲綠林中人。急呼勇士備敵。女郎飛一彈中勇士耳。諸人正持兵欲與角。尋彈落如雨。徧中其耳。女郎謂諸人曰。若輩縱多至百數十人。亦多費我百數十彈耳。諸人胆寒魄落。不敢與抗。公子急策馬從間道逸。女郎乃指揮夫役。從容搬運而去。公子歸訴於父。命人四出偵緝。逾月。公子偕勇士游西湖。瞥覩女郎行隄上。兩美婢隨之。公子令從者突出擒之。女郎嚶然一笑。一婢畧一舉手。而仆者三人。餘皆不敢動。公子懼欲逃。女郎令婢挾至舟中。設筵享之。飲饌極豐。酒酣。女郎謂公子曰。爲儂轉達令翁。無再相迫。瑣瑣黃白物。無足介懷。日間當有消息至也。飲畢。送公子登岸。公子歸告其父。翌日晨起。枕忽截爲兩段。旁有紙一幅。大書其父罪惡。促令改悔。謂以枕代首。聊示薄懲。閱之大懼。遂召還捕者。不敢追問。而其父亦改過遷善。卒爲賢長官矣。

綠林女郎

清光緒中葉。海州有洪生者。武世家也。父名伊川。以拳棒名天下。弟子出門下者至衆。大江南北。號稱無敵。至生不樂習武。曰。劍一人敵。不足學也。乃棄而學文。弱冠游庠序。文名藉甚。每一文出。老宿皆斂手退避。自歎弗如。後生偕友公車北上。路經齊境。車夫以貪行失道。時已薄暮。荒林曠野。杳無人跡。同伴罔不惴惴心悸。忽聞叢林中有鳴鏑聲。一騎至前。一健男子年可二十許。紅巾裹首。狀頗獍惡。向諸人曰。車中物可盡留下。性命不汝傷也。諸人聞之。均色戰毛舉。卽欲傾篋以獻。生獨從容笑曰。汝等共有幾人。何不畏死耶。男子不答。控弦發矢。竟擬生。驟若飛雨。生挾之以指。曰。技止此乎。三發三接。男子知不可敵。策騎而奔。生還射一矢。斃其馬。男子仰隕於地。生曰。汝尙綠林鼠輩。何足與較。是晚卽令車夫傍林露宿。車上懸一紅燈。將坐以達旦。頃之聞有飛騎至。衆又齒擊不止。生曰。毋懼。乃從容下車。立於道旁。逆之。及至前。乃一十七八嬌弱女子也。容態婀娜。若不勝衣。女子詢生曰。爾車中誰有手段者。可來前一角優劣。生曰。可盡出生平伎倆。連發九矢。若貫珠然。女子毫不驚怖。盡以手接之。最後一矢。佯爲不見也者。待至。略張櫻口以銜之。生大駭。乃於車中持鐵棍來鬪。女子無寸刃。但啟上衣。露出一革囊。飛出三寸許匕首。光瑩若月。條過處。火星迸注。徑截鐵棍爲兩。生但見匕首在其左右欲下。寒凜毫髮。自知不敵。亟伏地曰。願盡獻所有以贖命。於是諸人行。

李皆陳女前女吹角鳴鳴。賊衆麇集。捆載諸物而去。去不須臾。女子復返。詢生曰。君非洪伊川之子乎。生曰是也。女子曰。然則吾師兄也。頃者冒犯尊嚴。幸勿罪責。卽呼衆將物付還。並贖生百金。翌晨護之出境。惜生中餒。未詢女子爲何人。臨別。女子約生於旋轅時至其家。是歲生登第。留京就職。不復往。女子姓名不傳。良可惜也。

竊賊

京師竊賊

宋時京師有一偷兒。每入人家竊財貨。雖高墉堅壁。弗能防禦。臨去必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間。被盜者甚夥。一日近縣獲一盜。云是我來也。解至京。繫之郡獄。盜謂獄卒曰。我實非我來也。今旣被誣。有死而已。子幸善視我。有以報子也。數日盜謂曰。我有白金三百。在某塔下。盍往取之。卒以爲誑。盜曰。子夜半繞塔三匝。當有應者。金可得也。如言果得之。卒喜甚。待之甚厚。盜又曰。某橋下水中有金器數事。亦以贈子。卒曰。橋道行者甚衆。何術取之。盜曰。不難。以竹籃盛衣往澣。沈之水下。而下取衣。因以金置籃中。誰能見耶。果又得之。是夜盜謂卒曰。有所求於子。其許我乎。卒問云何。盜曰。求爲我暫脫枷鉏。出獄勾當一事。五更卽至。決不子累。卒頗難之。盜作色曰。子受我千金之贈。我出卽不返。子以此受薄譴。亦無負也。況不至

此耶。卒不得已。縱之去。心甚惶惑。比五更。盜倏從檐際投下。復就繫。卒大喜過望。次日。有富民詣府投狀云。夜來大亡其財。門上大書我來也。守詫曰。我來也。果未獲耶。獄中盜之誣明矣。遂薄責而釋之。卒歸家。妻迎謂曰。夜來一事頗奇。有誰何呼門甚急。我啟門問之。其人突入。擲一布袋於地而去。其中纍纍者。不知何物。我不敢發也。卒亟啟視之。則皆黃白物。乃悟盜卽我來也。爲此以求免。且以報已也。卒因此得小康。秘不敢告人焉。

偷兒作封翁

某甲初行勾。繼作賊。後乃巨富。子孫有登仕籍者。稱封翁焉。初邑某氏家素封。而三世孀居。有姒娣三人。夫皆死。無子嗣。且絕。幸季婦有遺腹未產。共冀得男。以繇宗祀。值清明日。赴鄉墓祭。二姒俱行。道遠。往返須三日。獨季婦以有孕不往。留一媼伴之。某甲偵知之。乘隙往竊。踰垣入。見季婦與媼持燈出視門戶。甲遂匿季婦室。婦坐燈下觀書。媼侍側。有醉狀。促婦睡。婦曰。若自闔戶往睡。媼遂虛掩其門而去。俄頃。有一少年推門入。某甲疑爲同道。而訝其衣甚楚楚。婦見少年入。驚呼。少年遽抱持求歡。婦堅拒呼媼。媼不應。少年見婦不從。出襖中刀示之曰。不從。血我刃。婦叱之曰。家世清門。不能受無賴子污。欲殺卽殺。少年以刀加頸逼之。某甲憤極。驟出。從少年後奪其刀。還斫之倒。婦戰栗不能出聲。某甲遽開門大呼捉賊。四鄰

畢集。問賊何在。若何人甲。迫於義憤。忘己之爲竊來也。及是始悟。笑曰。我賊也。然現有更甚於我者。請從我來。因引衆入婦室。唯見一人臥血泊中。燭之。西鄰某也。傷輕未死。衆詢其何以來。默不語。並繫之官。少年反誣婦與某甲奸。而已以捉奸往。甲曰。我賊也。誰不知。婦卽不貞。安肯與賊奸。不信。可問婦。因縷述夜間事。並歷供積年行竊之案。以實之。乃嚴梏少年。始吐實。蓋是晚媼受賂通謀。密引少年寘己室中。僞醉睡耳。官遂論少年及媼如律。旌婦之貞。義甲而釋之。甲出竊如故。一夕竊於鄉鎮。爲事主所覺而逃。聞有追者。忙投絕地。倉卒間。見一破廟。踰垣入。將匿於神案。行急。誤撞旁侍土偶倒地。己亦從之而倒。忽所觸土偶。自地躍起。青面赤鬚。持刀叱甲曰。若何敢撞跌我。遽前揪甲欲殺。甲力與撐拒。忽聞殿上訶曰。是人保人節操。全人宗嗣。陰德浩大。上帝已予以厚福。鬼卒何敢崇之。有人摔青面者去。復喚某甲上曰。丹墀下有巨金錫汝。甲叩謝而起。恍惚見丹墀下金積如山。趨下階。一跌而醒。仰視天際。疏星三五。默憶神言。循階而下。徧地尋覓。得康熙大錢一個。以爲鬼之侮己也。亦姑拾之。辨色而行。尋至村落。見道旁有賣熟山芋者。以所得大錢買食之。旋有老翁亦來買芋。食已卽去。遺一搭連。甲見之。知爲翁所遺。啟視。則中儲黃金二巨錠。番銀百餘。制錢數百文。出入帳目四冊。上載未收銀數巨萬。恐爲賣芋者所見。遽掩之。私念此豈卽神所賜耶。然老翁